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星落九天

(台湾)云中岳 著

星落九天

〔市濤〕
樊中岳 著

①上

文艺出版社

星落九天

〔臺灣〕

云中岳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星落九天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8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84-0192-3

(上、下)册 定价:36.80 元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内 容 提 要

金陵名公子耿青风流倜傥，乐善好施，方圆八百里，无人不晓，偶得一位专管大内王爷坟墓里的玉盒，暗器四飞之后却只得一片石锁，由此打破平静的日子，一场场杀身之祸接连而来。

江湖新近崛起“五龙帮”野心勃勃，妄图称霸天下，遂派高手誓得石锁，原来“石锁”是江湖一个神秘组织“天字会”的镇会之物，其组织因成员都是些有着绝世武功的人，当年其组织不慎遗失“石锁”，曾言谁找到石锁，就会帮其做任何三件事。

曾重誓永不开杀戒的耿青惨遭灭门，毁祖史之祸后，忍无可忍遂出手复仇，却遇仇人之女的深深爱恋，是情？是仇？这一剑是杀抑或不？全书场面激烈，情爱缠绵，结构严谨，情节曲折，大脱俗套，甚值得观看！

目 录

一	老于酒店儒雅客	1
二	聪明反被聪明误	25
三	五万两纹银风波	49
四	荡气回肠复仇泪	73
五	六人同行逍遥游	99
六	荒山二狼荒唐计	124
七	误打误撞悟知徒	148
八	耿青柳姘情义定	173
九	天字石锁现江湖	196
十	红衣番人使恶行	221
十一	葛振教中遇惨案	248
十二	无穷天尽人之欲	273
十三	多情剑客无情剑	299
十四	旧愁未结添新忧	323
十五	假耿青挑拨离间	347
十六	仙龙楼机关重重	372
十七	墨剑色心乱人心	397

十八	患难之际见真情	424
十九	剑气升腾杀气重	450
二十	金刚组合见威力	476
二十一	英雄难过美人关	502
二十二	自古英雄出少年	526
二十三	是非成败终是空	551
二十四	世事纷纷梦一场	575

十三 多情剑客无情剑

飞龙帮总舵聚英堂依然灯通明。

王袍中年人端坐在那把高高在上的“九龙椅”上，下首坐首程文雕与蕃僧章格尔布和吐尔雷。

齐天飞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对王袍中年人行大礼道：“参见帮主。”

王袍中年人笑道：“齐护法免礼，请坐吧，就缺你来办这件事了。”

齐天飞对程文雕一抱拳笑道：“老哥，你终于回来了，这些日子我好挂念你啊。”

程文雕哈哈大笑道：“老弟若无事相求，是绝不会想到老哥的，你说是不是？”

齐天飞笑道：“老哥果然料事如神。”

王袍中年人对齐天飞问道：“明日耿青，陆欣决斗之事，安排得如何啦？”

齐天飞笑道：“帮主尽可大大放宽心，此事属下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只是……”

王袍中年人笑道：“有什么话直说，别吞吞吐吐的。”

齐天飞道：“属下还缺几位绝顶高手助阵，恐怕实现不了‘一石二鸟’之计。”

程文雕道：“什么‘一石二鸟’之计？”

齐天飞不无得意的道：“明日耿、陆一战，必定拼个‘鱼死网破’，我帮中可去几个绝顶高手趁他们精疲力竭之际杀掉他们。”

中年人点头道：“齐长老的计策果然绝妙。”

程天雕道：“你准备让谁去？”

齐天飞笑道：“帮中除了老哥之处，还有几名绝顶高手？”

程天雕忙摇头推辞道：“别的事可以干，这种趁人之危，下手除敌之事我可不干。”齐天飞也不勉强他，对王袍中年人道：“程兄不去，看来计策就要付之东流了。”

中年人看了看程天雕，用和蔼的语调道：“程长老，你还是辛苦一趟，怎么样？”

程天雕见中年人已然发话，心中虽是老大不愿，却也无法推托，心中暗暗生气，我堂堂“天魔剑”程天雕竟然要去偷袭两个都快死的后辈，若传出去天魔剑的面子往那儿放？

齐天飞转头对二蕃僧道：“二位大师也辛苦一趟吧。”

章格尔布也极不愿意，正要反对，吐尔雷拉了拉他的衣角，低声道：“师兄，此时是我们既可报仇，又能立功的大好机会，不可错过啊。”

章格尔布一听也对，便点头答允了。

门外忽传来一声惊呼，随即跑进一个大汉道：“稟帮主，刚才有一名刺客打伤了一个弟兄，走了。”

王袍中年人脸色一沉道：“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到飞龙帮总舵来撒野？”

那大汉低首道：“并没有看见他长得什么样，只见他身着黄衫，轻功极高。”

王袍中年人一愣，心道：难道是他？

他随即严厉地道：“从现在起，总舵内加强防守，若让任何人偷进入，负责人格死勿论。”

齐天飞道：“还有天字锁，在八月十五之前一定不能遭到不测。”

王袍中年人道：“刘长老所言极是，告诉陈一绝，让他多派高手看守藏宝楼。”

夜，无声无息地降临了。

月牙挂在树梢，星星在远空上闪烁着点点光芒。

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了。

有谁看着诱人的夜景，会不沉醉呢？

陆欣叹息了一声躺在床上，床边小凳上是一壶酒。

他无心观赏可人的夜景，只是呆呆地看着屋檐出神。

他在想白天别人议论自己和耿青比剑的结果，竟然没有几个人说自己能赢，陆欣感到有点悲观。

陆欣喝了一大口酒，“我会赢的。”他的心中呐喊着，因为自信心已有点恢复了。

他又想 梅琳雪，这个自己如痴如醉爱恋着的女孩子，使他又一阵心碎。

又是一大口酒下肚，他发誓，一定要击败耿青，得到梅琳雪，一定能的。

剩下的酒又被“咕通”一口全倒入了口中。

陆欣不清楚自己现在好像个酒鬼似的，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以前是滴酒不沾，而现在却靠酒来壮胆，增志。

他一起身跃下床，摘下墙上的剑，轻轻抚摸着这把赖以成名的宝剑。

这把非常薄而且很锋利的剑下不知死了多少武林高手，和他比剑的人现在没有一个还活在世上。

看着宝剑；他的自信心更足了，剑轻轻地被拉出鞘，一道寒光立现。

陆欣笑了，因为他透过这道光芒，似乎看见了耿青已躺在血泊之中挣扎着，滚嚷着。

一丝冷酷的笑意展露在他的脸上……



天，终于亮了。

雄鸡打住啼鸣，家夫匆忙地挑着担子，小孩子也在田上奔跑，嬉闹。

耿青打开窗户，新鲜的空气立刻透了进来。

他深深地吸了两口大自然吹来的风，舒服极了。

吃过早饭，耿青回到房中，开始认真地用丝布擦拭着剑。

梅琳雪飘然进来，哭着问道：“大哥准备比武吗？”

耿青点了点头。

梅琳雪吃了一惊，道：“你要和谁比武？”

耿青反问道：“你可知道江湖上有位剑客‘天马流星剑’陆欣吗？”

梅琳雪闻听，眉头一皱，道：“当然知道，不过这家伙可不是好人。”

耿青笑道：“你对他似乎很有成见？”

梅琳雪有点愤愤地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很讨厌他。”

耿青道：“你怎么知道？”

梅琳雪的脸微微一红，道：“我曾在陆家庄姑妈家住过两个月，每天他像个无赖似地盯着我，所以我才离开姑妈家的。”

耿青“噢”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梅琳雪道：“你问他干嘛？”

耿青笑了笑，掏出那封血写的挑战书。”

梅琳雪看见那血的刺眼的字迹，心中一惊，连忙把血书扔了出去，急急地问：“你答应他了？”

耿青微笑着点头，道：“是的。”

梅琳雪面色一变道：“大哥啊，你不能答应他的。”

耿青笑道：“怎么啦？”

梅琳雪道：“此人的武功极高，我怕你……”

耿青笑道：“他的武功真的如此可怕？”

梅琳雪目光中充满关切地道：“大哥，你就听我一次，别去了，好不好？”

她又道：“这个人是一个疯子，他是个剑狂，在比剑的时候他会不要命的去杀人。”

言语之间，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耿青道：“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吗？”

梅琳雪点头道：“他的剑法是专门用来杀人的剑法，因此他的剑很可怕。”

耿青今天好像很开心，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但他还是承认世上最厉害的剑法是专门用来杀人的剑法。

的确，武功高的人不见的可怕，因为他们不一定会杀人。

而真正可怕的是武功高而且下手无情，有颗冷酷心的人。

耿青和陆欣分属于这两种人。

梅琳雪道：“你非去不可吗？”

耿青点头，轻声道：“我不能失信啊。”

一天就快要过完了，耿青和梅琳雪走出门去，欲赴陆欣之约。

迎面走来一小僮，拦住二人：“请问那位是耿青先生？”

耿青笑道：“我就是，小朋友有事吗？”

小僮道：“有个星老爷爷让我来找你，要你到昨日的酒楼中去见他。”

耿青笑道：“谢谢你，小朋友。”

梅琳雪掏出几个糖果来给那小僮。

那小僮欢喜的接过，飞快地跑走了。

梅琳雪道：“星老爷爷是谁？”

耿青道：“他就是江南上有名的‘预前知后’的星光谱’。

耿青道：“是无意中碰上的。”

梅琳雪笑道：“他怎么让你去找他呢？”

耿青道：“我要买他的东西。”

梅琳雪更觉奇怪了，道：“买什么？”

耿青笑道：“一个问题的答案。”

还是上次的那次桌子，星光谱已乐呵呵地坐地椅子上品着茶。

他看见耿青两人走了过来，便立即放下茶杯，笑道：“耿公子，来得可真快啊。”

耿青也笑道：“让前辈久等了。”

星光谱看了一眼梅琳,道:“这位是?”

耿青介绍道:“这位是梅姑娘。”

梅琳雪也施了一礼道:“星老前辈好。”

星光谱笑着点点头道:“二位请坐。”

耿青笑道:“两日来,前辈考虑得怎么样?”

星光谱道:“不管怎样,我都会告诉公子的,你毕竟救过我嘛。”

耿青道:“前辈,此事就不要再提了吧。”

星光谱又道:“今天我回答你的问题,分文不收。”

耿青道:“在下先谢过星前辈了。”

星光谱道:“我们还是边吃边谈吧。”

说罢,拍了二十手掌。

片刻之后,好酒好菜已摆满了一桌。

星光谱招呼道:“二位请随便用。”

耿青道:“在下并不饿,只想知道……”

星光谱截住他的话道:“耿公子别心急嘛,过会儿一定会告诉你的。”

梅琳雪也实在不愿去迎战陆欣,也对他道:“大哥,你别急,星老辈会说的。”

星光谱喝了一口酒,道:“耿公子好像有心事?”

耿青道:“在下还有事要办。”

星光谱笑问:“很急吗?”

耿青点头道:“是的。”

星光谱笑道:“此场决斗你不用去了。”

耿青奇道:“为什么?”

星光谱道:“有人替你去了。”

耿青更加奇怪道:“谁替我去决斗。”

星光谱神秘的一笑道:“你的朋友。”

耿青简直糊涂了,疑惑道:“我的朋友?”

星光谱点点头,缓缓地道:“欧阳冰。”

耿青迅速站起身来,大步走了出去。

星光谱看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



大成庙在本地是非常有名的宝刹,所以装修得很巍峨,壮观。
这高大的房屋,深厚的围墙现出了大成庙的气派。

现在天已经快黑了,人也稀少了。

三三两两的进香人正急急地向家里赶回去。

夕阳余辉照在已然平静下来的大成庙,使这座白日熙熙攘攘的很热闹的庙宇有些凄凉。

今年的秋天似乎得特别早,这里的树叶已经不那么翠绿了。

风在刮着,刮落了一片片微黄的树叶。

自从黄昏时这个人到了大成庙顶之后,庙顶就笼罩在一片莫名的气氛中了。

这个人就是陆欣。

陆欣有个好习惯,约了人从不比对方迟到,反而要早一些到。

他现在坐在大殿上,静静地等候。

他的眼眦注视着大殿下放着的棺材,笑了。

这是一种冷酷的笑,这笑容竟然比寒冬还令人感到寒冷。

一阵凉风徐来,陆欣缓缓地站起身来,衣衫在空中飘舞。

他的目光并未离开棺材,却冷然道:“你来啊?”

陆欣是在和棺材说话吗?

当然不是,是谁呢?

他的身后传来一声冰冷的回答:“我来了。”

陆欣又冷酷的一笑,道:“我知道你会来的。”

那声音仍然冷冷地道:“你怎么知道?”

陆欣转过身来,立刻看见了一个高大挺拔的年轻人,他冷然地道:“因为我们都是英雄。”

那身着黄衫,背负双手的年轻人道:“噢?”

陆欣又笑了笑,笑得那么冷,那么可怕,道:“我们不但是英雄,

而且是两只虎。”

黄衫人没有说话，只是很悠然地看着陆欣。

陆欣突然语气加重，恨声道：“但是一山容不得二虎。”

黄衫人仍然很仔细地看着他，不出声。

陆欣厉声道：“你不认为是这样的吗？”

黄衫人道：“不错。”

陆欣冷笑道：“你既然敢来，为什么不敢说话？”

黄衫人冷笑道：“我话说多了，你会失望的。”

陆欣沉声道：“为什么？”

黄衫人声音依然冰冷，道：“你知道我是谁？”

陆欣奇道：“你不是耿青？”

黄衫人声音更冷道：“不是。”

陆欣仔细地看对面对的人，问道：“你要找我？”

黄衫人道：“是的。”

陆欣还是冷笑道：“你也想找我比剑？”

黄衫人冷冰冰地笑道：“是的。”

陆欣背负起双手，傲然道：“你也配？”

黄衫人不再说话，只是目光冰冷的盯住陆欣。

陆欣居然笑了，道：“我已知道你是谁了。”

黄衫人还是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

陆欣笑道：“我没有说错，你是英雄。”

黄衫人用冷得怕人的话回答：“我不是英雄，但你更不是。”

陆欣道：“你为什么要替耿青赴约呢？”

黄衫人道：“因为我和他是朋友。”

陆欣笑道：“你愿意为了朋友的女人和我决斗？”

黄衫人道：“你不要自命不凡。”

陆欣笑得很惬意地道：“自命不凡的人往往死得会比其它人快，是不是？”

黄衫人道：“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陆欣笑得更开心了，道：“但今天自命不凡的人不会死。死的

是你这种多管闲事的人。”

他用手指了指房下大殿旁的棺材，冷笑道：“这口棺材本来是为耿青准备的，现在先装你吧。”

黄衫人看了一眼棺材，居然笑了笑。

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了：“这是按你的身材打造的吧？”

陆欣的目光骤然的收缩，手已经握住了剑柄，突然道：“你趋势的要替耿青去死？”

黄衫人反问道：“你认为杀得了我？”

陆欣笑道：“你莫忘记一件事。”

黄衫人道：“什么事？”

陆欣道：“我既然能约人决斗，就一定有把握杀了他。”

黄衫人也笑道：“你也不要忘了，我是有备而来的。”

他又问道：“没有别的法子解决？”

陆欣身子挺直，冷笑着拔出了剑，冷酷地道：“此剑已经许久没有尝到血肉滋味了。”

说罢，摸了摸这柄寒光四射，极薄，极锋利的剑。

黄衫人冰冷的道：“剑是好剑，可是不配。”

陆欣道：“我只配杀人，而杀人一定要用一把很锋利的剑，是不是？”

黄衫人承认。

陆欣又道：“不管什么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人，你明白吗？”

黄衫人道：“从今以后，你就不能再杀人了。”

天色已经朦胧了，庙中已燃起了腊烛。

大成庙顶上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肃杀之气。

对面的两个人已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对视着。

两个人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地站着，其中却藏着千变万化，只等机会，才会开始决斗。

庙顶上很静，静得怕人。

两个人彼此能听得见心跳之声。